

第二十一课 神山信仰与德格土司源流

〔父母家世与出生地〔德格土司源流〕 | 地点：貢覺三岩縣〕

上一堂课讲到仁珍才旺诺布祖师出生的圣地。许多成就者出生的地方，大多是在一些圣地、或佛教护法的神山中，各有用意。因为在这种神山地区出生时，这地方神山的护法，大多会成为这位成就者佛行事业上的助伴、事业上的使者，守护祂的教法。

另一方面，蒙古族、藏族、土族等游牧民族，本来就有神山信仰：不论出生在哪里，他们认为每一座风水独特的山里，一定有山神、有神灵，甚至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这个神灵。家族的概念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这种神山信仰，在这些民族里特别普遍。很多时候家里或地方出了问题，惯常的做法就是去神山祈祷：去修自己出生地那座神山护法的烟供，或供祂的鬼，或向这位神山护法所护持的寺庙做斋僧供养——这样让自己的山神祖先愉悦，好让事业成办。

这方面的习俗与观念很多。当然，不是每个地方的山神都是所谓的大神，有些属于魔王类。像以前我们养父祂们住的麻仓，那边的神主要就是魔王；不过魔王也有好有坏。

麻仓那位，前世是一位愤怒莲师的修行人，后来却发了恶愿。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管我们生前修得怎样，就算有神通、咒力、禅定，临死前的那一念都极为重要。临终那一念，若受人挑拨、或受旁人引导而生起任何烦恼，都会让自己修行所得的那些「外」的成就、资粮，变成未来造恶业的因。

对一个亡者来说，生前最好不要有家人朋友在旁边——家人朋友的亲情关爱，有时对亡者的中阴身反而不是好事，更大的可能会让它堕落恶趣、堕在不好的地方。因为它的心一旦与家人朋友有感情牵绊，对自己的未来是很可怕的；临终那一念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一个临终的亡者，身边最好有清净的道友、清净的修行人，甚至最好不要有其他人，让祂静静地、安详地往生，反而好一点。

亲朋好友多,有时反而是障碍。当然,若亲朋好友都是佛法的修行人,那还是有帮助的;但若都纠缠在世俗念头里,那就只是障碍而已。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地这座山,也是当地人非常重视的一座著名神山。

在祂一篇关于前世业力与今生境遇的文章里,提到祂的出生地就在莲师三次特意加持的殊胜圣地——噶陀金刚座的南边,也在多康虎穴洞的正北边。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湖,就是现在的巴巴沟蓝松湖。祂文中说,湖的周围有一座山,从一个角度看过去,像三昧耶度母、誓言度母的形象,仿佛这个湖是誓言度母流淌下来的湖水。

现在图上正中间那座山,叫「牦牛之心」,因为像一颗牦牛心;但这可能只是角度问题,说不定从别的角度看,那座山就是度母的形状,这也有可能。因为从两侧看,山势陡峭,要形成一个物体的形状比较难,但中央那座山比较有可能——还是要现场考察才知道。巴巴沟蓝松湖如今是白玉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小众的观光景点;很多旅游介绍都说,去白玉旅游最值得去、最美的景点,就是这个巴巴沟蓝松湖。

这地方风景非常奇特,像假的一样:湖有时绿得就像绿松石那种颜色,周围非常宁静,花草树木、鸟兽俱全,一点人烟都没有,是一个还没被破坏的极好的自然环境。而在蓝松湖左侧,文中提到,那就是被称为多康地区的吉祥山,又叫「赞日」(杂日),即赞山金刚——这座山的名字,其实也就是那位护法的名字。这位护法下一堂课再讲。

(译者注:赞日即第二十课的赞日神山(Tsanri),亦音译杂日/杂山金刚,黑杜夫护法的本命神山。)文中后面,仁珍自己讲:根据一般民间传说,这座赞日山不是当地自然长出来的,而是从印度飞到西藏来的;当地早期的人很怕这座神山会飞回印度,所以把它压在其他山的中间,不知怎么压住它。仁珍说:小时候我对这个古老传说不太理解,不知道其中用意与根据从何而来——说这座山会走,所以把祂夹在其他山中间卡住,让祂回不去。

后来仁珍诺布研究早期的词学文献时,看到印度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是:很久很久以前,南瞻部洲的山是会到处游走的,山脉会动、会走来走去、互相穿梭;但这种穿梭会给山上众生带来极大伤害。于是帝释天王拿祂的宝物金刚杵,去砸断这些山的「脚」,让祂们再也起不来走了:有些山脚被砸断,只好坐在原地;有些山怕被砸断,

就潜到海底去了。所以帝释天王的金刚杵, 又有一个名号叫「破坏山」「摧破山者」。

以现在看, 这故事你说是神话, 但以科学角度讲, 应该指的是过去的地壳变动: 以前地球的地壳变动, 有些山后来潜到海底, 有些与其他山并合在一起, 地壳板块挤压后卡在一起——这样理解, 其实还蛮能接受的。当然还有其他故事, 比如不同山神互相斗争、其他山无法调节时, 其中一位神向「六面孔雀童子」祈求, 后来六面孔雀童子就用祂的一件武器——一支短矛, 把其中一座山劈成碎片。

总之这些故事来源于印度教的吠陀经典神话。仁珍才旺诺布认为, 当地这个民间故事, 应该是从印度的神话故事推演过来的, 所以祂也不再多作解释。这座赞日山, 许多上师、成就者称祂为康巴地区的铜色吉祥山。

虽然康区中部有个穹结的地方, 那边也有一座西藏的铜色吉祥山; 但仁珍说: 「我的上师金刚仁珍(在贡地区那边)也有一座功德吉祥山, 祂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铜色吉祥山」, 而祂刚好也是西藏九大山王之一。这是祂提到祂的上师有这样的看法。但就祂自己而言, 祂认为很多圣者、高僧大德也都认为, 康区的这座吉祥山就是赞日神山。

不论怎么说, 大家都承认这座山也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加持的大圣地, 里面埋藏着可以改变世界的十三大伏藏。据说这十三大伏藏若能取出, 能让整个世界安定和平多年——一百年或三百年。这些伏藏极为甚深珍贵, 所以莲师特意选了赞日神山的护法交给他守护。

后面文中对这座山的形容, 跟上一次差不多: 山的形状如同五股金刚杵, 山周围有数百个泉眼不断流出甘露, 山上生长各式各样奇特的树木、花草; 山岩有点类似丹霞地貌——甘肃那边的丹霞是彩色的, 这里虽没到彩色, 但是红白交接的山脉。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动物: 豺狼、熊、鹿、狼, 以及无数珍贵的飞禽走兽, 还有「野人」。这「野人」, 上师觉得指的应是这地区有名的「三岩部落」——赞日片区有名的三岩部落。

三岩部落自成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不太跟藏族、汉族往来。这个村落也算厉害：赞日山脉周围其实人类极难生存，一方面自然环境太「好」、飞禽猛兽太多，另一方面山大部分极其陡峭，一不小心就摔进悬崖。所以这附近几乎很难有人住，而三岩部落能在这样的大自然里跟野兽相处，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他们的人也比较野蛮，常斗争、打斗，有点像非洲的土著部落，不过他们不吃人。他们有时为了交换货物、器具或食物，可能一小袋糌粑、一块酥油，就可以帮你去杀一个人——从古至今，很多地区的人都很害怕三岩部落。三岩部落一直到近代、几十年前，才被政府要求迁移出去；在那之前，他们完全待在自然森林里、与世无争，被称为全国最后一个进入文明社会的部落。

后来他们被迁到旁边的贡觉县，开始盖房子、务农生活，但还是时不时像黑社会一样帮人做事。不过，这个部落也有佛教信仰。据说他们的聚落附近也成立了一些寺庙，其中有一座寺庙里就有一位仁珍才旺诺布的转世。

这也相信，就像前几堂课讲的，仁珍才旺诺布提到他一个时期会有二十五个转世；这些转世不一定是活佛或阿闍黎的形象，而是各式各样，会转世到不同地方调伏不同的众生——不一定调伏正常的人类，也会去调伏外道、调伏这种很野蛮的众生。另一方面，仁珍才旺诺布在许多祈愿文里也常说，要发跟莲师一样的愿、追随莲师做一样的事。所以仁珍化现一个化身去专门调伏三岩部落的人，这也非常符合他自己的发愿。

总之，许多成就者都说这地方是人类极难生存、很险恶的地方，人也很难在山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摔得粉身碎骨。莲师称赞这地方就如同印度的大寒林、尸陀林一般；甚至一些伏藏文献不断提到他的殊胜，说他与乌金乌迪亚那圣地的功德一样。所以这又是一个新开发、可以旅游参访的地方，现在是国家旅游风景区，有一些路可以走了；但尽量在夏秋之间进去，其他季节不要进——一下雪几乎就大雪封山，车子完全进不去。

之前那位仁波切去考察时，本想真的翻越到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地那个白螺修行洞，但半路下雪封山，司机也不敢走，说进去非常危险、绝对有生命危险，所以快到时还是

放弃、返回了。现在据说那边有一些新路开发,周围也有机场——好像有个离这里最近的格萨尔机场,约九十公里,开车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到。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研究看看能不能去这地方朝圣。

当地还有一些圣迹: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著作、以及其他成就者的记述里,都提到当地有好几处著名圣迹圣地,包括仁珍才旺诺布取伏藏的地方、莲师埋伏藏之处,很值得冒险去参访。仁珍才旺诺布提到,在赞日山的西北角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形状像一只捕蛇的老鹰在天空翱翔,所以那地方又被称为「鹰山」;前方还有一块山岩,如同右旋海螺一般。据说过去有很多修行人在这里搭茅棚禅修,所以那里又被称为「白螺闭关地」「白螺净地」。

过去很多修行人都会刻意去找这种凶险的地方,越凶险越好——越凶险越能时时提醒自己生死无常,越能更快断绝对人世的留恋。但这并不是刻意去吃苦:如果去凶险的环境修行,内心的概念不对,其实没用,那还不如在家里修。去凶险圣地,是为了割舍、断绝我们执著的心态,断除对人世间种种错误观念——认为世上一切执著、享受都是固有的、常在的、全都是「我的」——为了断除这些强烈执著,才刻意去这种地方。

是要我们看清世界的真相、轮回的真相、生死无常的真相,让心时时处于了解无常、了解因果取舍的状态;这样在这种地方修行才有功德。若没有这样的概念,那就跟过去裸体外道的概念没差别,变成刻意受苦。佛教本来就不提倡受苦、苦行;所谓头陀行或艰难苦行,都是为了激发我们对正见正念更深刻的体悟,而不是为了刻意吃苦——这一点要分清楚。

之前也有人提倡去圣地就要吃苦、把自己弄得很惨,后来网上聊起来也有一些非议。佛教里其实不提倡这个,所以不能把用意搞混。而这种白海螺般的岩石洞,其实莫拉那边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金刚瑜伽母洞穴,也被称为海螺般风水的圣地。

据说在这种海螺般风水的圣地里闭关出来的成就者,都会享誉四方、名声非常好——这也跟风水有关:海螺代表声名远扬的功德。所以仁珍在这里出生,也预示祂

的名声会非常大。另一方面,祂所在的山是大鹏金翅鸟山、这边还有鹰山;大鹏金翅鸟或鹰,代表掌权力的象征,也代表仁波切有统理大众、成为帝王或法王的地位。

以风水而论,道理都一样,所谓帝王风水,为什么刻意找,也有相应关系。当然仁珍才旺诺布并不是刻意的,而是因缘和合下诞生此地,也预示祂的佛行事业会有那么大的成就。莲花生大师预言:在末法时期、众生烦恼极为粗重炽盛的时候,会有人在这大鹏鸟山脚下出生——这就是仁珍才旺诺布的降生。

后面开始讲到仁珍才旺诺布的父母。祂先形容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具足暇满功德之身的修行人。祂在世间法中,对亲朋好友有强烈的爱恨情感——也就是说在世俗当中爱恨分明、性格非常直接;但祂对三宝非常有信心、非常尊敬,一辈子都修持金刚萨埵的百字明,以金刚萨埵为本尊不断修持,最后亲见了金刚萨埵本尊。

这是祂母亲的成就。全集别处也提到,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捡拾信心种子》里说祂母亲叫多杰措;另一处则说,祂母亲出身「董」族的一个著名贵族大家族,祂们的部落在汉藏交界处,祂是一位领主、部族首领的女儿,算是一位公主。祂对佛法有非常强烈的信心,修行极精进,亲见本尊,并开悟、了悟本性,是一位很好的女性成就者。

名字特别提到叫「多杰措」(Dorje Tso),即藏文「金刚海」之意。另一著作提到,除了出身董氏家族外,祂还是仁珍才旺诺布根本上师白玛大师的姐妹——也就是家中的一位女性亲戚;换言之,祂母亲跟白玛大师是近亲。至于有多近不太清楚。

白玛大师这部分后面再讲。也提到祂是一位已达解脱的瑜伽女。此外,仁珍所写金刚萨埵五次第法门的结尾也提到:祂母亲是一位已亲见金刚萨埵容颜、并在圆寂时为佛法与众生留下五彩舍利子的「咒生空行母」(俱生空行母),而祂就是这样一位空行母所生的孩子。

所以祂母亲这几个条件合起来:祂是家中千金,却是一位极精进、对佛法怀有极大热诚的修行人;虽然在世俗、对亲朋好友的部分爱恨分明、性格直接,但修行上完全不马虎,极为努力,直到亲见本尊、达到解脱,并在圆寂时留下五彩舍利这样殊胜的圣迹。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父亲方面,在清静所写的仁珍才旺诺布传里提到,祂

父亲也出身一个大家族,是清净天神血统的董赞、以及孙南仁青(Sonam Rinchen)等著名人物的家族后代;父亲本身是一位隐修家庭的居士。

这里讲的「董赞」,其实就是唐史与西藏早期吐蕃王朝史里很有名的松赞干布时期的西藏宰相——禄东赞;祂父亲就是禄东赞家族的后代。仁珍才旺诺布传记《拾拾信心种子》里也提到,父亲叫阿袞,出身于神的家族——噶(Gar)家族。而在仁珍才旺诺布自述前世的一篇文章《自身前世河流中所述的喜悦》(暂译)里提到:「我父亲的种姓是光明天」——即天界光明天的天人下凡的一个血统;也是蒙古著名大王(忽必烈)的后代、承事法王八思巴的后人;后来得到授权统治西藏三区时,又是多康四大土司之一,属噶家族,不论人王还是法王(法座持有者)都有强大能力。

(译者注:禄东赞即噶家族(Gar)之祖,松赞干布之宰相(汉史称禄东赞/论东赞);此即才旺诺布父系(德格土司)的远祖。)因为这个家族后来分出两支:一支以出家修持佛法继承,一支以在家方式继承王位,有点像萨迦(法王制)。祂们也是著名的德格王血脉,家族中很多人是护持佛法的大功德主,历代出了非常多大成就者与有智慧的学者。

祂父亲这一家族,在整个西藏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非常关键的大家族。后面也提到,祂父亲名叫阿格,勇猛有力。祂从小就在实修,修过许多本尊法门,品德高尚。

不过实际上,祂父亲在当时算是一个土匪、山大王之类。但在古代,「土匪」并不是不好的名称:偷盗的小偷才是坏名声,而正大光明去抢的人,反而被视为真男人、真勇士,大家会称赞——这是游牧民族自己的观念。所以仁珍才旺诺布用这种方式形容祂亲生父亲。

祂父亲当时应该也是当地的一个土匪首领;但即便如此,祂本身也修行佛法,从小修过许多本尊法门。祂的家族属于前面讲的多康四大土司,也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德格土司——德格土司应该算是整个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力的土司政权。后来德格土司分了好几个支脉、好几个家族,形成所谓的「十三达拉」;仁珍才旺诺布就属于十三达拉之一,是祂父亲的这个家族,所以也有统领整个德格土司势力的资格。

后来也有人把仁珍才旺诺布归为德格土司政权的法王法主：德格土司政权后来分「仁王」与「法王」两种传承体系，一部分出家、一部分不出家当国王；有人把仁珍归在法王继承的这一部分。德格土司在整个藏传佛教史上影响非常大。据《德格世系》等研究记载，德格家族最早的祖先叫囊擦嘉，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当时属于苯教徒，后来灭掉一个小国东女国、自立为王；到第四代，就是禄东赞——唐朝时成为吐蕃西藏宰相的禄东赞，这样演变过来。

《唐书·吐蕃传》特别记载禄东赞是一位极具才干的能臣。《通典》《唐会要》等记载，他出身王族家庭，出生地在西藏山南隆子县一个叫穹结的地方。里面形容禄东赞：「虽然不识文墨，但性明毅严肃，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

」意思是，他虽是文盲、看不懂字，但性格极有毅力、严肃果断；带兵打仗、训练士兵非常厉害，又是一个有分寸、有自制力的人。吐蕃能平定西藏、雄霸各方、征服周围的羌族部落与小国，大部分都与禄东赞的谋略有关，都是他出主意、想办法打下来的。《旧唐书》也特别提到，松赞干布赞普上位时，禄东赞被任命为「大论」（当时的宰相），辅佐赞普治理朝政，统一周围所有羌部落、开拓疆土。

他还创立法典、立下许多制度以巩固赞普王权，参与吐蕃军政大事：对内征讨叛逆，并「分桂庸」（对武士与奴隶阶级做划分）；又查户口、划田界、定册籍、征赋税等许多文明而有计谋的政治策略与改革，都是他主张的。所以他虽是文盲，但带兵打仗、出谋划策、治理朝政、辅佐国王、治理百姓，对内对外都是一把手，而且样样精通、样样厉害。不只西藏自己的文献这样称赞，连当时中国唐书的文献对他也是如此称赞。

特别是他主张与唐朝、尼泊尔和亲，并亲自好几次出使长安，拉拢与唐朝的关系：先为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到西藏，隔一年再去唐朝迎娶文成公主。当时也有许多国家想迎娶唐朝公主，后来就有了著名的「五试婚使」（或六试婚使）的故事，很多人听说过：唐皇为了把文成公主许配得当，出了五、六道题让各方去解，唯一解出来的只有禄东赞。这故事非常有名。

西藏这边确认「五试婚使」是真实历史,不是故事,所以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壁画上都把这故事描绘上去了;由此看,这可能真的发生过。萨迦大师索南坚赞的《王统世系明鉴》、五世观音尊者的《西藏王臣记》里,对这些事也都有详细记载,这几本大家都可以看。后来禄东赞促成联姻后,唐太宗非常器重他,封他为右卫大将军,还想把琅邪长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公主许配给他、把他留在唐朝。

但禄东赞婉拒说:「我已经有妻子了,而且是父母为我聘的,不可以做这种事;何况我国国王都还没见到公主,我做大臣的怎么可以先娶妻?」这样一说,唐太宗反而更喜欢他,所以他向唐提的一些要求后来也都应许了。因此他除了带回文成公主,还带回非常多礼物。

后来唐高宗时期,松赞干布去世,由孙子芒松芒赞继位;因芒松芒赞年纪太小,政权由禄东赞继续摄政管理。这时他要做的事更多:除了管内管外,连国王的一切事务也都由他负责;但他做得非常好,忠实执行了松赞干布生前提出的要求与外交策略。后来他遵芒松芒赞赞普旨意,向唐朝又做了许多和亲与进贡;做完这些后,他又率十二万兵,把白兰这个小国彻底覆灭。

白兰国在现在的青海都兰,一直涵盖到果洛、玉树,到巴塘——也就是仁珍才旺诺布家乡出生地这一带,当时都属白兰氏这个小国,后来被禄东赞灭掉。隔几年,他又安排自己的儿子钦陵带兵攻打吐谷浑;再隔三年,吐谷浑的大臣来投奔西藏,禄东赞又率兵去攻打吐谷浑。为了吐谷浑,唐朝与西藏之间起了齟齬,后来两方打了起来;但唐朝没打赢,反被西藏灭了吐谷浑。

从那以后,西藏的势力越来越大。文献记载:「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与凉、松、茂、巂等州相连;南临天竺,西陷五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是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意思是几乎把周围所有的国都打下、所有小部落都归降;南到印度边界,西边攻陷了乌兹国等地,北方打到突厥部落——可说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军事奇才。当时不论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其他民族的历史,对禄东赞都特别赞誉:一人身兼军师、大

将与宰相，这跟诸葛亮一模一样；而它的功勋、成绩，比诸葛亮还要大。后来大约在六七六年，禄东赞在一处地方染病去世。

它有五个儿子，长子(赞悉若)很早就死了，主要由次子钦陵(论钦陵)继承它的宰相之位、手握兵马大权，兄弟各据四方，形成一个极强大的家族势力。可以说，禄东赞与整个家族掌管西藏国政将近半个世纪。但正因它能力太大，受到赞普与其它贵族的猜疑质疑；虽然禄东赞对赞普忠心耿耿——以它的实力，要推翻赞普自立为王轻而易举，但他一辈子从没这样做过，连野史、故事里都没人说它有这种心思。

可见它品性极为高尚，以现在看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才，很难想象过去有这样的人。但因牠与家族势力实在太太，赞普王室与其它贵族无法坐视，后来大家串联起来，灭掉了这个噶家族(Gar Clan)——也就是禄东赞的家族。此后他们家族四分五裂、往各处逃逸。

其中一位后代尼伦布，以苯教徒身份躲过了朗达玛灭佛事件，后来带着孩子逃到康区避难，在那里繁衍出德格家族这一支。当然噶家族有好几个支脉往其他地方逃，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仁珍才旺诺布父亲这一支：遭征讨杀戮后逃到康区，从此在康区繁衍出德格家族。不过德格这一脉，他们不以第一代祖先聂萨加为初祖，反而把禄东赞奉为德格家族的第一代；从禄东赞算起，到近代总共繁衍出五十几代。

不过这个代数的算法有点不一样，我们不多讨论。总之，后来大约十七世纪，有一代德格土司叫尼加，他的长子叫嘉措，是宁玛派一位著名大师(仁青大吉)。有一次，他请宁玛派一位有神通的喇嘛来帮忙修法。

那位喇嘛念完经后，用糌粑捏了一个蝎子的模样交给这位土司，说：「今后这个蝎子就作为你们德格家族的徽章、你们的标志，对国家的昌盛繁荣有很大好处。因为蝎子的形象是一位护法神的法器，这位护法会特别保护你们。」过不久，龙萨宁波大师又从一个山洞里找到一个蝎子印章，也交给了当时的土司更噶嘉措；后来更噶嘉措把这个印章交给身为土司的弟弟，说以后就用它作为德格土司的官印，来签署重要的命令与文书。

所以蝎子印在过去,是德格土司家族的象征,而且只有德格王本人可以盖,别人不能盖;王不在时,摄政王也不能用它,只能用自己的私章。所以蝎子印成了德格土司的王徽,对这个家族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很多收藏古董的人也特别喜欢找这个蝎子印。

以前会说这是龙萨大师加持的圣物,这没错;但另一方面,它也与德格土司家族的起源有很重要的关系。说到这里,就必须提「萨玛王朝」(Samar,藏文直译是「红土地」之意)。这个王朝的遗址就在现在白玉附近,那里有一座扎玛寺,寺附近现在还能看到。

萨玛王朝的遗址,就是德格家族在康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地方。史书记载,南宋景定四年,德格家族第二十九代土司索南仁青(Sonam Rinchen),在这里建立了萨玛尔与万户府。这个万户府,其实就算是一个大王的王朝了:一般千户府算小王,万户就算大王。

前面讲过,西藏过去政治情况就是许多大王小王互相自立、各占山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有一个噶厦政权或神权政府统领整个大藏区;可以说自赞普王朝覆灭后,藏区就再也没真正统一过。赞普王朝算是藏地唯一统御整个藏区的时代;朗达玛事件之后赞普王朝垮台,所有家族就各自为王,一直延续到近代,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动。德格土司的萨玛王朝在当地也就是一个王:有自己的军队、法律、文化,从各层面看,不说它是一个独立的王朝是说不过去的。

萨玛王朝的遗址,是德格土司家族的祖厝、发源地,是整个王朝的发源地。这一代是德格土司第三十代,祂有三兄弟:长子、次子索南仁青,以及最小的欧巴尔;欧巴尔后来有九个孩子,而索南仁青则是让德格家族发扬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索南仁青,在《德格世系》《德格史》以及《般若十万颂目录》等甘珠尔总目录、佛教史里,都被记为第三十代德格土司。

为什么会提到大藏经?因为这些总目录前面有序文,会提到功德主与刻印者的家族历史;而德格印经院正是德格土司家族所成立,所以祂们后来印制的许多书里就刊入了这些历史。有学者质疑:为什么德格土司的记录只出现在祂们自己的部分,而在

《红史》《白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重要的西藏史书里,没有那么多关于第三十代索南仁青被册封、后来发展的明确记录?

主要是那些书大多以宏观方式讲述西藏地区历史,而非针对家族;所以里面看不到,不只德格土司如此,其他土司较细的历史也看不到。这部分要在他们自己针对性的记录著作里才有。索南仁青追随元朝国师八思巴大师,算是八思巴的侍从官。

当时八思巴身边有所谓十三种侍从官,其中地位最高的就是索南仁青这个职位:专管八思巴的生活饮食起居,尤其是饮食,所有吃的东西都要经他手,而他做得非常好。再者,他并非只是个微末的管事,本身也很有才能:据说修法修得很好,对许多佛学义理知识都很精通。德格版《甘珠尔总目录》记载,索南仁青「精通佛法与世间之法的学说与道理,因心性已达殊胜之境,拥有高尚的品性与无上智慧的圆满功德,而依止持一切无误佛法的智者八思巴大师」。

可见他不只是单纯的侍从,而是佛法精通、世间法也做得极好、品性人品各方面都特别好,受到八思巴的器重。所以后来八思巴把他引见给元朝的忽必烈,他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即下康区的千户长(当时还未到万户长)。他们家族以「多麦东本」这个职位,在当地统治了将近一百六十多年,并在萨玛乡附近修建了萨玛寺。

他们统治的那个地区非常有影响力,让当地经济、宗教等各层面都提升起来,当地百姓评价非常好。所以他的势力各方面壮大后,就得到了「萨玛王朝」的称号,在当地自成一个自立的小国。在元朝那个时候,要完全自立门户成为一个小国并不容易。

可见索南仁青才能之高、又极忠诚,让元朝上下都对祂非常信任,不怕祂反叛、不怕祂自立为王。萨玛王朝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独立的法律、独立的税务,一切都能独立,真正是一个自己的国家。德格家族到第三十四代之后,当时噶举派一位高僧——祂其实也是德格家族的人(唐东杰布?

)——有神通,祂观察后告诉德格家族:「若想让家族更兴旺,必须往北迁到一个三条河流汇聚、且天空看起来呈三角形的地方;这三条河流汇聚处,其中一条河是由

西向东流的。」后来德格家族听从这位活佛的建议北迁,先迁到白玉县河坡镇一带,又迁到德格县另一处;但都发现不符合活佛形容的风水,于是继续往北,一直迁到现在德格县的更庆镇——也就是现今德格县城的所在地。

当时更庆镇一带由另一位土司林葱土司管辖,林葱土司是当地的一把手。所以迁来的德格家族很识相,依附在林葱土司之下、当他的下属;经过两百多年慢慢扩展,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直接把林葱土司整个势力范围拿下、吃掉,成为整个康区北部势力最大的家族。所以后来研究德格土司的学者,用「天德格,地德格」这样的称号,来形容德格土司当时家族的势力。

这里补一个前面漏讲的:索南仁青被八思巴特别栽培推崇,八思巴还称赞他是「四德十善」的智者;这个称号简称起来,就成了「德格」——「德」取四德、「格」取十善(善良之意)。所以「德格」这个名号,其实是八思巴给索南仁青的赞誉而来,从这时候起才叫德格。并且索南仁青去拜见忽必烈时,忽必烈给予他独立管理整个康区的权力,并赐予水晶印、虎头如意宝,以及虎千户长的印信与军队等,完全让他成为一个独立小王。

后来他带着这些回去,在现在白玉的地方做大做强,管理萨玛寺上千名僧人。这是萨玛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发端。德格土司后面还有很多要讲的,先跳过。

总之,从东本家族的历史看,他们对后来的西藏与藏传佛教有很好的贡献。第一,元朝之后,他们统合了整个康定、康北地区的家族。之前康区不论上半部还是下半部,都属于比较分散、由许多寨与酋长管辖,政治权力非常松散细分;后来全被德格家族统一,所以德格土司被称为整个康区的王、康区之王。

第二,明代中后期,德格土司从云南丽江引进了造纸、炼铜、雕刻、制陶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技术,并在许多地方开展基础建设,包括盖桥铺路,让当地百姓得到便利,使整个地区有很好的发展。第三,德格土司虽然最早前身是苯教徒,后来改信佛教,一开始偏向宁玛派(前面讲的噶陀寺一位活佛也是德格家族的);到后来,他们又帮忙盖了格鲁派的更沙寺,也扶持萨迦寺。而在噶举派八邦寺的势力兴起、当时噶玛噶举派

(大宝法王)成为国师、与藏巴汗算是一起的「噶玛王朝」时期,德格土司也对噶举的八邦寺很好地帮忙扶持。

八邦寺也在白玉这一带,离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不算很远,都在附近;德格土司常去八邦寺做客,也常帮噶玛噶举做很多佛行事业。像八邦寺后来印制《甘珠尔》时,当时的德格土司登巴次仁(Tenpa Tsering)也出钱帮助当时八邦寺住持大司徒(Situ Rinpoche)来做这些事。所以德格土司家族,不论对萨迦派、宁玛派、格鲁派、噶举派,乃至苯教,全都有帮忙。

所以纵观他们整个历史,他们对每个教派都非常平衡、非常尊重;许多被他们扶持的寺庙也都很兴盛,所以每个教派都对他们有很好的赞扬、也帮他们修法。家族里历代也出了非常多各教派的成就者与学者,苯教文化在他们的制度下也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德格土司家族对整个藏传佛教有这样的贡献——更不用说德格印经院,对后期整个藏传佛教的经济文化与佛教推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间还有很多他们与其他土司之间的纠葛,就不特别解释了。据《甘孜民族志》等文献记载,过去康区在清朝时,光甘孜一地大大小小的土司加起来就有一百二十二个;所以德格土司能称霸整个康区,非常不容易。而这一百二十二个土司里,还有所谓「四大土司」,德格土司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明正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

巴塘土司与德格土司的管辖范围其实接壤在一起、就在隔壁;当然也是德格土司后期较没落时,其他土司才慢慢兴盛起来。这里面牵扯很多历史,暂时不说。总之,德格家族跟萨迦派一样,以前以德格更庆寺为宗教核心:德格家族直系若出现一个儿子,这孩子就要出家,以后成为更庆寺住持;若有另一个孩子,就继承土司家族的王权。

以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承袭。但后来常出现只生一个儿子的情况,于是继承人就要身兼二职:既是更庆寺住持,又要管理土司职权。本来严格要求分开,后来就合在一起了。

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些补充的部分下一堂课再补。有点多,今天就到这里。

